



廉州府志卷二十三

藝文

詩

詩

記序

雜著

詩賦

913.633
0032
17

文所以載道也凡評議論闡發古今治忽興
 衰取資論說以及憑弔疇昔鼓吹休明寧也而
 皆不離乎道者近足廉自漢世郡懸後漢沐華
 風且什於茲士與流寓其間者不乏才人經士
 惜地處邊陲又屢經兵燹雖有著作全帙難窺
 今所得蒐羅而彙存者吉光片羽而已第所作
 不必皆廉人也所言者事必廉事其無關於廉
 者雖廉人言揚取托不於廉流其型於奕
 葉非誇藻績實益稽叅志藝文

藝文一 奏 議

奏

移廉州謝表

宋翰林學士蘇軾子瞻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溫厚頓返驚魂拜望闕
庭喜溢顏面否極泰遇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
豈廢餘之敢望撫膺自問揮淚無從中調伏念臣
屢以狂愚叠罹罪譴荷先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
誅投彼遐荒暫迷鼎鑊風波萬里歎衰病以何堪
烟瘴五年幸喘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已甚嫉之
者視其大輕考國經止曰海隅其風土疑非人世
食有并日衣無禦冬凄涼百端顛顛萬狀恍如醉

夢已無意於生還詎料優容許承恩而近徙
僥倖質屢遭逢茲益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性
由天縱舊勞於外爰及小人之依堪家多難鑒於
先帝之德奉聖母之慈訓擇正人而與居凡有嘉
謀出於膺斷憫臣以孤忠寡援察臣以衆忌招愆
許以更新庶使改過天地有造化之大不能使人
之再生父母有鞠育之恩不能全身於必死報期
碎首言豈渝心處嶺以南漸近衣冠之族渡海而
北遙瞻日月之光沒齒敢更求榮餘生但知安命
臣無任云云

海外集原評云謫憂諸公得生還者惟李忠簡
也胡忠簡餘賢公而三然兩忠簡去公二十有

徐藏當時則公一人而已而又得黎子雲姜公
彌二公相與左右海外仰之不替百川宗海愈
遠而愈無窮不可謂非天也
福善其禮荆公輩直勉喆矣

請罷征交趾疏

元尚 劉世宣

世祖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
戚官府擾攘今春始得停罷江浙軍民歡聲雷動
安南小邦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
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
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
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區毒氣害人甚於兵
及今以七月會諸道兵於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
衆緩急難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

車馬牛畜賦載不暇... 食少官多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
三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用衆五六十萬廣西湖
南調度頗數民多離散卽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
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
出乘虛生變雖有雷後人馬疲弱衰老營難以應
若不計出萬全恐將復蹈前轍

乞罷採珠疏

明兩廣林富南州總督

題爲乞罷採珠以蘇民困以光聖德事嘉靖八年
五月十八日據廣東布政司呈爲急缺珍珠等事
欽遵轉行掌印官會同該道分守分巡巡海等官

查照宏治十二年採珠善例合用人夫船隻器具
與供事官役防護巡緝守港官軍於何處調取各
項合用銀兩於何項支給與夫一應未盡事宜會
議呈報定奪等因各備咨覆到司該本司會同廣
東按察司周宣廣東都司甯漳分守海北道參議
汪恩巡海副使李傳查得宏治十二年採珠東莞
縣取大艚船二百隻瓊州府白艚船二百隻其餘船
四百隻每隻用夫二十名共夫八千名每隻每月
夫船銀十兩共該銀四千兩雷廉二府各小艚船
一百隻每隻用夫十名共夫一千名
每隻每月夫船銀五兩共銀一千兩合用器具如

網珠刃大桶瓦盆油鐵木櫃等件令各地方官如
數整備給價銀雷廉二府每府搭蓋棚廠已上
各銀兩行令各該府於贖罰缺官皂隸馬夫并均
繇餘剩冠帶等項銀兩查取廣州府銀二千兩潮
州府銀六千兩惠州府銀四千兩肇慶府銀三千
兩瓊州府銀四千兩如有不敷另於稅款戶口食
鹽等項銀兩湊支解發雷廉二府貯庫支用事竣
造冊繳報具由臬奉察院批飭前項事宜雖已安
當但廣東頃年旱災人民貧乏所僱夫船每月大
者十兩小者五兩似屬過少應各量增一半大船
每月再添銀五兩小船每月再添銀二兩五錢先

提解銀二萬兩解司叢發雷廉二府貯庫事完備

造細冊繳報其採取夫船應該部領分管巡緝與

夫一應供事官役防護官軍民決查照先年於附

近雷廉等府衛所臨期調撥及查先年供事等官

合用疏案參政參議副使等事每員每月給銀五

兩知府同知通判推官指揮都事每員每月各給

銀三兩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千百戶每員每月給

銀二兩并兵役丁食各船號旗俱在於該司庫貯

項下支用所議未盡事宜聽守巡等官從官酌酌

徑自備辦呈撫按衙門等因遵行在案續准分守

海北道潘應王以民咨稱會同分巡副使范嵩

海道副使李傳輝於八月二十八日開拔各
夫僉稱葦次各池螺蚌稀少且又嫩小得珠難比
往年又訪濱海父老衆口同聲各夫船在海忍饑
饑涉風濤已經三月有餘寒苦殊堪憫惻行據委
官同知章諱等查勘過病故軍壯船夫三百餘名
溺死軍壯船夫二百八十餘名及風浪打壞船大
小七十六隻又飄流無著人船三十隻除將病故
溺死量加撫卹外相應亟請停止等情到司伏查
廣東地方頻年兵荒人民窮困今又值潮水泛漲
風汛不便訪得各處漏船之時買免賣放大開地
方總甲需索之弊富者既以貨免所制多係下戶

船隻舊而且壞所用撐駕人夫多僱無賴滋擾更甚且夤夜打劫商船虜附近村鄉甚至污人妻女爲害不可勝言沿海之民俱欲逃竄意外之變亦未敢言等情到臣該臣看得惠潮等府碣石海豐等衛縣十分饑饉高州等府去年無收春夏以來民皆窮饑嗷嗷待哺梧州等府五月以來西水泛漲民廬漂泊早稻淹沒秋成無望臣日夜惶懼竊以官何爲以此時而議採珠也何不以珠之不可採而告之陛下也蓋採珠有不可者三一曰理二曰勢三曰時不可採而不採陛下之心也知其不可採而不爲陛下言之臣之罪也臣聞之書曰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夫不售有益是以無益不可作也不賤用物是以
異物不可貴也但無益之作未有不害有益者異
物之貴未有不賤用物者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
輕聖人審輕重之理終不以此而易彼也故堯舜
抵璧於山投珠於淵正爲此耳且自有珠池以來
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舉天順年曾一行之至宏
治年始一行之至正德年始又一行之夫祖宗時
非不用珠也而以爲無益則不必用矣非不採珠
也而以爲不可採則止耳陛下法堯舜法祖宗此
臣所以斷之理而知其不可採者一也且螺蚌之

產珠也一採之後數年而始生又數年而始長又
數年而始老計自天順至宏治十二年蓄之者久
故得之者多以後嫩小故得珠有限且病死者幾
何人溺死者幾何人而得珠幾何或謂以人易珠
由今以觀恐易以人而珠亦不可得此臣所以度
之勢而知其不可採者二也又廣西地方盜賊縱
橫蠻獠盤據田土荒落凋殘頻煩凡宗室祿米官
軍俸糧大半仰給於廣東近者思田之役其取給
又不止十之八九故廣東者廣西之府藏也府藏
空則人危矣目今嶺東嶺西兩道所在饑民待
哺申訴紛紛盜賊竊發餉餉不給未有息肩之期

而於斯時復令採珠坐視府縣派銀派夫派船計
恐民愈窮而歛愈急將至無所措其手足而意外
之變難保其必無此臣所以揆之以時而知其不
可採者三也考漢順帝時桂陽太守文翽獻大珠
詔却之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
玩不御文翽不謁中旨力而遠獻大珠以求媚其
封還之元仁宗時賈人有售美珠者近侍以爲言
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
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
蠹財相導臣仰見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遠邁
二君此事特個爾行之亦斷斷知其不可採也或

謂珠之爲用成造王府珠冠等項臣以爲陛下之
於諸王寵之以恩禮給之以忠信厚其祿餼且使
知陛下不以綺麗而傷儉素親親之情彌久而彌
篤又何論一冠之重輕耶故曰知其不可而不爲
陛下言者臣之罪也此臣所以不揣狂妄披瀝肝
腸敬持三不可之說冒昧塵瀆伏願陛下法古先
以恭明命昭令德以示四方尚恩禮以篤宗親敦
樸素以遠珍麗省財力以厚黎元乞敕戶部將採
珠暫賜報罷則一方之民得稍休息俾海嶺權林
咸呼萬歲矣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題

東海濱與安南占城等番接壤先年設有內臣盤
驗進貢方物迨後廉州合浦縣屬之楊梅青嬰等
池雷州府遂溪縣屬之樂民一池出產珍珠各設
內臣分池管理成化宏治間樂民池產珠日少內
臣於正德年裁革惟廉州內臣尚存臣竊計供應
之費市舶太監與珠池太監額編軍民殷實人戶
各八十名額編門子弓兵皂隸估役亦復不少查
往歲番船必三四年入貢一次是番船未至之年
太監徒守株以待實無所事事也迨番船既至則
多方以攘其利提舉衙門官吏不敢過問而亦並

不與知萬一啟覺海疆是誰之咎至珠池約計十
餘年開採一次守池太監一年所費不下千金十
年動以萬計割萬金之費守二池之珠於十年之
後其得珠幾何正所謂利不能藥其所傷獲不能
補其所亡也况遞年額編殷實及所估匠役無故
納銀以供坐食民力堪憐民膏宜惜臣愚以爲市
舶太監及珠池太監俱可不必再差以貽日昃日
削之害而紓乞救海道副使兼管待番船至澳卽
同備倭提督等官嚴加巡邏若向來未曾抽貢生
番和佛郎機之屬則驅逐不許入境少有疎虞總
臣并於廣東海軍提督歸一而外慮不生倘欲照折閱